

守候

苗青
摄

[老洛阳话]

吝啬

□寇北辰

吝啬是过分爱惜自己的财物,当用不用或当给舍不得给,比如,说人小气便叫其吝啬鬼。

这种文文气气的词儿在民间是不便使用的,你敢这么一用,大家就会说你在转文、酸气。那么,在民间,吝啬鬼是怎么个说法呢?和友人相聚分文不舍得花的人,就说他抠门儿,或者说很抠唆。

唆有唆使、调唆之意。在老洛阳话里,它被赋予新的含意。拿筷子在瓶里蘸芝麻酱,酱稠,粘在筷子上下不来,这时候你把筷子头放到嘴边,边吸、边咽、边舔,就把筷子上的芝麻酱吃下来了,这就叫唆。再举一例更形象,给小孩子买个棒棒糖,孩子边唆边吸,老洛阳人说他在唆棒棒糖哩!

过去,农民种地靠天雨,靠人积粪。我小时候在乡下真的体会到粪便之可贵,经常看见有些农民背着人跑到自己地里去解手。大便后没有草纸,他便在周围找一块土坷垃或一块瓦碴擦一擦。这种行为总会被人发现的,农民兄弟们也会开玩笑挖苦他:“你真是抠屁股,唆唆指头。”

你看,农民兄弟创造性地在“抠唆”一词上加几个字,使其变为“抠屁股唆指头”,形容人的小气、吝啬,更为深刻、道地。

[城市笔记]

怀旧是很奇怪的东西,它像一只散养在山坡上的老母鸡,慢慢踱步,饮草尖露水,啄叶上小虫,让我们在如风般奔跑的高铁时代,能够慢下来,找一处空地,蹲下身子,孵化精神之蛋。

我有时很天真地想坐船去远方,船上有帆,有桨,像《儒林外史》中的马二先生,回处州老家。古人坐在船上,一边看山,一边看水,看两岸青山如黛,流水清澈如镜,清风梳头,活水洗脸,或倚或卧,喁喁私语,桨声欸乃。一条船,穿行在山水间。

我想吃从前的慢美食,在舌尖慢慢浸濡,在胃里慢慢消化。我想起有个人,坐在天井里的一棵枇杷树下,往明净的青花瓷碗中倒清冽的酒。慢慢地呷,细细地品,在酒香里打发悠闲的日子,碗中倒映出澄净的天空。

邻居张二跑销售,是一只常在沪宁线上飞来飞去的鸟。多年前,张二从南京坐车去上海,途中无聊,不慌不忙从包

里捏出两只清蒸大闸蟹,一边品蟹,一边看景。一车厢人恹恹欲睡,只有他双目炯炯。待两只蟹剔吃干净,留下两个完整的蟹壳,三个小时的旅程已近尾声。

我想在旧书里骑马穿行,邂逅侠客和美人,侠客浪迹江湖,豪饮大笑;美人羞涩矜持,衣袂飘飘。我骑着借来的马,沿一条大河一路北上。大河上,帆樯林立,岸边纤夫躬腰。我在马背上,望见船尾有个美人,临水浣衣,一闪而去……

我想丢下手机,从百忙中抽身,到山中去做半日闲人,像张恨水说的“抱膝看屏山”。抱膝是一种姿势,更是一种表情。我静坐在一角,双手抱膝,看远处如屏青山,山也看着我,它会认识一个远道而来、静静看它的人吗?

我想在一棵苍劲的古树下踩踩秋天馈赠的落叶。一直觉得,秋天的落叶不用扫,留给有心人去踩才好。人踩过落叶,会听到季节和时间的声音,内心便安静下来。

怀旧

□王太生

我想去郊外找霜,在一畦碧绿的苏州青菜叶上,打量一层薄薄的霜。透过这层霜,领略大地的温度、时光的流逝,顿觉时空和季节变得辽阔、苍凉。一个朋友曾指给我看乡村空地上的鸡爪霜。鸡爪霜,是冬天地气下沉,万物内敛,一只大公鸡,或雍容华贵的老母鸡,悠然踱步,留在大地上的那一枚印章。

我想到老轮船码头拜见从前的旅人。这座城市有一座旧码头,现已废弃不用,从前的好多人,都经由这里出发或抵达。他们都去了哪儿?那些男人、女人,胖人、瘦人,长者、少年……撑着油纸伞,拎着旧皮箱,在天青色里走远了,消失在晨风岚烟里,路弯弯,水迢迢,我踟躕在旧码头上,与他们隔空相望。

高铁时代,好想慢下来,觅一沓晃,学一只老母鸡,或一只鸟,匍匐在岁月和乡愁的藁草上,孵化精神之蛋。抚摸着这些蛋,我的手心感到一丝温暖。

[至爱亲情]

每天都要经过这里,见到这些槐树,老家人叫它黑槐,开的花叫槐米,果实叫槐豆。

只不过,家乡的黑槐是野生的,长在沟里,没人收拾,只会疯长,胳膊粗的枝条会被父亲做成锨把儿。城里的槐树,被人修修剪剪,当成花木打理。

马路边的槐树,围着成片的居民楼,聆听着城市里昼夜不息的声音。老家的槐树,与其他杂木混在一起,经风历雨,任鸟雀喧闹。

家乡有了那些树,便有了乡村的气质。城市有了这些树,才有城市的生机。

初春的天气,乍暖还寒。终于到了春日迟迟的日子,槐树发芽了,淡淡的浅绿、明黄,在枝丫上慢慢舒展,像迎春花开了满枝。这样的情景让我暗暗吃惊。记得那时春天里,年少的我随父亲在沟底放羊,那些张牙舞爪的树,何曾这样令人惊艳过?

初夏,槐树的绿色最纯粹,水洗过一般,崭新而娇嫩。起风了,风捧着这些

槐米,慢点儿落

□秋天

绿,从路南到路北,从路东到路西,像记忆中老家的涧水,缓缓地流啊,淌啊,从心里流淌到梦里。

盛夏来临,树冠越发蓬松,像妇女高耸的头发,它们拱在一起,把路变成一条绿色的隧道。太阳很大,却被这些绿融化了,阳光碎了一地,像涧河上闪烁的波纹,更像母亲眼里的点点泪花。

我喜欢秋天,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这些槐米要不了多久,就会长成槐豆。

立秋前一天,我回老家。父亲突然问我:“你们那儿的树,槐米稠吗?”我说:“那些槐米只有小米粒儿大小,采摘还得等几天。”其实,那一串串、一穗穗槐米已经咧开了嘴儿,香味几乎消失殆尽了。早年,父亲会把槐米或槐豆摘了晒干,母亲会把槐米和小米放在一起,用砂锅熬成粥,清凉败火;槐豆可以泡茶,利咽清肺。现在,家里飘出的不是粥香或茶香,而是中药的清苦味道,那味道无声无息,却时刻萦绕在我心头。

父亲居然还惦记着这些。我告诉

他:“今年雨水足,槐米开了很多。”父亲想了一下,试探着说:“等我好了……咱们去摘。”我说好。父亲接着又说:“涧河涨水了。”我问:“是吗?”他紧接着问我:“你还记不记得,那年我驮着你去看涨水?”怎么能忘记呢?那年,我五岁。

那年涨水,全村的人都站在沟沿看稀罕。水头来势凶猛,浊浪滚滚冲击着堤岸,河边的树木东倒西歪。父亲紧紧把我搂在怀里,嘴上却说:“丫丫,把你扔河里冲走吧。”我搂着父亲的脖子,拧着父亲的鼻子说:“你才舍不得。”父亲问为啥,我说:“你只有我一个闺女啊。”

时隔三十几年,因为中风脑子不太管用的父亲,却记起了这件事,说起当年我的“刁蛮”。他边说边笑,笑了两眼泪。我也笑,只不过那眼泪,流在我心里。

我不想对父亲说,路上的槐叶三三两两已经黄了,要不了多久,就会叶落枝空。我多么希望今年的秋天能慢点儿来,还有那些槐米,能慢点儿落,慢点儿结荚成豆……